

夏日讀書是給心靈沖涼

黎月香



窗明風和

夏天太長了，長到每天都有一個最難熬的時辰。太陽白晃晃地懸着，柏油路面曬出焦糊的軟，蟬聲纏在耳朵裏，撕都撕不下來。我坐在窗前，汗從後背往下淌，薄衫黏在皮膚上，抬手翻一頁書都感到費力。心裏也亂，幾件事攪在一起，像是被熱浪蒸成了一鍋粥，攪不動，也倒不掉。這樣的時刻，什麼都不想做，可什麼都不做又悶得慌。

我隨手從桌上抓了本書。沒挑，也沒看封面，就是手邊最近的那一本。翻開的時候，紙頁帶着一點舊書特有的涼，如同從陰涼處撈起來的一片荷葉。第一行字讀進去，沒什麼特別，寫的是黃昏的雨。但奇怪的是，那句話讀完之後，我心裏那股躁氣似乎弱了半寸。蟬聲還在，可它退遠了，變成了隔着牆的響動，不再往耳朵裏鑽了。

又讀了兩頁，是一段關於溪水的描寫。作者說水從石頭上淌過去，涼意是「碎碎的，一粒

一粒澱在腳背上」。我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腳踝，汗珠正沿着骨節滑下去，恍惚間竟以為那真是溪水。這時候我才發現，自己的呼吸慢下來了。之前不知什麼時候屏着的氣，悄悄鬆開了。原來讀書這件事，不在於讀了多少，而在於那個「澆下來」的動作。字句化作一瓢涼水，從頭頂慢慢澆下去，燥熱跟着一絲一絲地褪去。

讀到第五頁的時候，窗外一陣風起。竹簾被掀起一角，光斑在書頁上跳了跳。我順勢抬頭看了看天，雲正往西邊堆，應該是要下雨了。再低頭時，目光落在一句極平淡的話上：「日子就是這樣過的，不急，也不等。」就這麼幾個字，在心裏落得很輕，卻留下一點印記。心頭那些盤踞了整個下午的心事，在這一刻都顯得不那麼要緊了。工作的煩、人情上的累、對自己的那點不滿意，宛若被水沖淡了的墨痕，不再那麼扎眼。



合上書的時候，我發現自己已經不流汗了。後背還潮着，薄衫貼在皮膚上，但皮膚下面是乾爽的，彷彿剛沖完涼擦過身體的那種清透。站起來走了兩步，步子都輕了半寸。窗外的蟬依舊叫着，太陽依舊白着，可我意識到自己跟半小時前不是同一個人了。那半小時裏，什麼

正經事都沒做，只是翻了二十幾頁閒書。但它把我從那個黏糊糊的午後裏撈了出來，晾乾了，抖平整了。

忽然想起小時候外婆的話。她說夏天太熱的時候，別硬扛，拿瓢水從脖子澆下去，人就緩過來了。那時只當她說是洗澡，現在才明白，她說的是所有能讓人緩過來的事。讀書大概就是給心靈澆水的的那隻瓢。不用太多，不必太講究，隨手拿起來，澆一下，人就緩過來了。沒有這一下，日子也過得下去，只是會一直黏黏的，一直悶着，一直覺得哪裏不對。

就在這個午後，雨真的落了下來。雨打在芭蕉葉上的時候，我正重新翻開那本書。這一次不是為了沖涼，只是想再坐一會兒，在雨聲和字句之間，把自己再晾一晾。窗台上有一小攤光，是雲縫裏漏下來的，正好落在書頁的空白處。我沒去遮它，就讓它亮着。夏天還很長，但每次翻開書，我就有了一瓢新涼。

灌漿的寂靜

羽輅

一串雨，摔碎在石階前，
風翻過山，遞來泥土的請帖。
小滿坐在屋簷，數燕子的逗點。

忽然，天藍得發醜，
雲走得慢，像忘了晾曬的棉。
「爸爸，黃瓜！」——
那聲音，撞亮了整片菜園。

綠葉子托着未落的雨珠，
四季豆在藤上盪着鞦韆。
咔嚓！兒時的脆響，
在齒間旋出半畝甜。

想起玉米地，腰酸成彎月，
母親說：它們在灌漿，你得等。
如今我嚼着明亮的廚房，
卻嚼不出那個傍晚，汗裏的鹽。

溝渠水淺，蜻蜓點着句號，
青蛙「咕咚」，吞下整片夕陽。
歸家的呼喚在風裏散成沙，
纏住籬笆下，那朵不敢聲張的藍。

他們不談詩，只談哪塊地瘦，
可抬眼時，田野在腫孔裏灌漿。
直到炊煙站直，又慢慢癱軟，
把暮色，熨成一鍋靜悄悄的香。

時代詩行

鏡子裏的陌生人

周洲



「那天你穿一件藍底白點的襯衫，紮兩個辮子，辮子又粗又亮，垂在肩膀上跟兩條黑蛇似的。你坐在你們車間第一排，聽我講安全操作規範。我講到一半忘了詞，因為你一直看我。我心裏想，這個女工怎麼這麼膽大，別的女工都低頭記筆記，就你直勾勾地盯着人看。後來你跟我說，你不是在看我，你是在想自己的事，眼睛正好落在我那個方向。」頓了頓，他又輕輕拍了一下鏡框，「你騙誰啊。」

我靠在門框上，手心全是汗。我爸在跟一面鏡子說話，鏡子裏的他不是他，是我媽。他不覺得鏡子裏映出來的是他自己，他覺得那是我媽。他在跟她聊天，像過去三年裏的每一天一樣，他餵她吃飯，給她擦身，給她剪指甲，給她講今天菜市場發生了什麼。

只不過現在，她住在一面鏡子裏。我沒有叫他。悄悄退了出去，把門帶好。站在門口，我忽然想起我媽第一次認不出鏡子裏的自己那天，她喊的是「老陳，衛生間裏有個女的」。三年過去了，那個女的真的住進了鏡子裏。或者說，我爸把她請進去的。

後來他每天都對着鏡子說話。早上說，中午說，晚上也說。有時候只是站在那裏，一句話不說，抬手摸一下鏡面，像摸一個人的臉。親戚們開始議論，說我爸是不是也糊塗了，趕緊帶去醫院看看。我帶他去了神經內科，醫生做了認知量表，扣了幾項分，告知是早期認知障礙，開了藥，需要多陪伴、多溝通。

把車開回去的路上，我爸坐在副駕駛，忽然說了一句：「我沒有糊塗，我知道那是鏡子。」

我攔着方向盤沒說話。

「但是，」他把車窗搖下來一點，風灌進來，吹亂了他剩得不多的白頭髮，「你媽的樣子我現在已經記不太清了。她的臉，我想不起來，怎麼使勁都想不起來，看照片也想不起來。只有照鏡子的時候，我在鏡子裏看到的不是我自己，是你媽。可能我腦子出問題了，但鏡子裏的她，比照片裏的真。」

我不知道該說什麼。想了很久，說了句，「爸，那鏡子不扔了。」

他點了點頭，把車窗搖上去，靠在椅背上閉着眼。眼角有一道乾了的淚痕，不仔細看以為是皺紋。那天晚上他在衛生間待了很久，衛生間的門虛掩着，燈光從門縫漏出來，跟他的聲音一起，斷斷續續的，像在跟誰商量着什麼事……

一池風荷半日閒

龔元毅

傍晚時分起了風，我把手裏翻了好久的書放下，往城郊的荷塘走去。塘子很小，以前是養魚的池塘，後來荒廢了，不知何時長出了荷花。無人打理的荷塘很野，高低不平的碧綠葉子相互交錯，有的邊緣發黃捲曲，有的葉面上還有泥土痕跡，顯得自然。

西風把潮潤的泥土氣息、稻草的清苦味都帶了過來。吹到荷塘時，池中的荷葉便順風的方向翻滾。碧綠的葉子上有一層淺灰的絨毛，「嘩嘩」作響，一連串的聲音從一邊傳到另一邊，又從另一邊傳回這邊。葉子中間積聚的水珠沿着葉脈流下來。有的「啪」地一聲掉進水裏，濺起一圈圈漣漪，撞到對岸的荷葉桿上彈回來；有的停在葉緣來回晃動，在夕陽下發出亮光。

一隻紅蜻蜓飛來，薄翅在夕陽下現出橙黃。它停了一會兒，又輕輕碰了下水面，在水面上畫一個小圓圈，藉機又飛了起來，落在還沒有盛開的荷花上面。塘邊的野草長到小腿的地方，踩上去會發出「沙沙」聲，草葉摩擦到腳踝處。找一個比較乾燥的地方坐下，看天色慢慢變



高低不平的碧綠葉子相互交錯。

暗。對岸有人放牛，牛鈴「叮噠」的聲音慢慢飄過水面。水底游魚翻身，在水面激起細細的漣漪。

荷花多在晚上開放，我沒有親眼看到花瓣從閉合到盛開的過程，那一定是緩慢的擴展。低頭看看地上的螞蟻，稍作停頓再抬頭，花瓣已經舒展開來，靜靜地立在水面上。

想起李商隱的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，意境很好，但很淒涼。荷花的美不需要等到枯萎或者下雨的時候才出現。微風吹過葉片、水珠落在葉子邊緣、蜻蜓停歇的時候都有種韻味。風停雨歇之後，天色已晚，那些轉瞬即逝的瞬間反而使人印象深刻。

天色早已暗了。最後一點灰紫色的天光中，荷花剪影搖曳，輪廓模糊卻真切。草叢中蟲鳴不斷，聲音密集。我起身往回走，一腳深一腳淺地穿過草叢，褲腿上蹭上不少蒼耳。身後風勢越來越大，再次掀翻一輪荷葉，嘩啦啦地作響。

今夜這池塘的風，夠我在心裏念很久了。

瓜棚聽書

邢凱



夕陽落下之後，村東的瓜棚油燈就會準點亮起。

瓜地每到盛夏，都會搭建一個簡易的棚子，用四根竹竿搭上茅草製成頂棚，四周通風，在裏面放一張矮桌、幾張竹椅，雖然地方小，但是到晚上，全村的人就會聚在一起，大人們搖着蒲扇慢慢走來，孩子們光着腳跑來跑去。

守瓜棚的三叔公已七旬有餘，彎腰如弓但耳聰目明，種了一輩子西瓜，用手敲一敲就能判斷西瓜是否成熟。每天晚上他獨自坐在棚子裏，桌上放着一壺涼茶、一盞油燈，燈芯挑得很小，微弱的燈光只照亮桌子的一角。來聽書的人從不吵鬧，各自找地方坐下，慢慢地搖着扇子等待，等着三叔公來講三國。

他對《三國演義》很熟悉，每天晚上講一段。講到「關羽過五關斬六將」「趙雲單騎救主」等關鍵情節的時候，就會突然停止講述。孩子們急得直抓耳撓腮，三叔公才拿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，悠悠地說：「想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，明天晚上再來聽吧。」那種從容不迫的樣子比西瓜最甜的部分還讓人陶醉。

七八歲的我每晚都坐在棚子的第一排，雖然坐在小馬扎上很疼，但是依然不肯挪地方。聽到「溫酒斬華雄」這一段的時候，我就握緊拳頭、手心出汗，聽到關羽騎上戰馬、乘着酒意未涼時就斬敵而回，

激動得差點把小馬扎給掀翻了。旁邊的二狗子更不得體，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來，結果把一杯涼茶打翻了，引起了周圍人的一陣哄笑。

盛夏時節非常悶熱難耐，但是由於瓜棚三面都是瓜田，所以晚上會有涼風拂過翠綠的瓜葉，並帶來一種特有的清爽涼意。三叔公說到高興處就會停下來，讓大家靜聽四下的聲音：蟋蟀在草叢裏低聲鳴叫，紡織娘簌簌振翅，塘中的青蛙也不時地咕呱回應。各種蟲鳴聲此起彼伏，反而使周圍的環境更加寧靜，連油燈燈花爆開時發出的細小噼啪聲都可以聽見。

說書散場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。大人們打着哈欠陸續往家裏走去，孩子們疲倦地靠在長輩的背上沉睡過去，連手中的蒲扇掉下來都不知道。每次我回頭看向瓜棚的時候，油燈還亮着，三叔公收拾好茶碗之後就會把它們放在茅草牆上，輕輕晃動。漆黑的瓜田中，螢火蟲發出的微弱綠光慢慢地飄動，與棚內昏暗的燈光遙相輝映。

多年之後讀到周密的《武林舊事》，書中描寫臨安夏日夜晚市井繁華，深夜還有人在街上散步納涼，忽然就想起當年在瓜棚下聽書的那些晚上。千百年前的古人也喜歡在夏夜裏圍坐在一起聊天、聽書，把漫長而燥熱的夜晚填得滿滿當當。時光變遷，但是人們對夏夜微風的喜愛，以及對人間煙火氣息的偏愛卻從未改變過。